



平谷作家丛书(第一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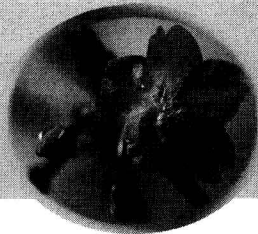
王雅慧 主编

栀子花开

白茜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平谷作家丛书(第一辑)

王雅慧 主编



梔

子
花

开



白蕙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栀子花开 / 白茜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3

(平谷作家丛书·第1辑)

ISBN 978-7-5059-7491-3

I. ① 栀… II. ① 白… III. ① 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② 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384 号

书 名	平谷作家丛书 第1辑 (1-9)
主 编	王雅慧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0)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金玉
印 刷	香河县闻泰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7.25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7491-3
总 定 价	280.00 元 单册定价23.00元

若您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目 录

总 序	1
序	5
梔子花开	7
梔子花再开	14
城里的月光	39

总序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

法国文艺史家丹纳那本《艺术哲学》里，有不少晓畅而精辟的见解，我记得最深且常常引用的一段话是——“莎士比亚不是外星球飞来的陨石。在莎士比亚的背后，总是有着整整一个民族合唱队的合唱。”

粗粗翻阅了这套《平谷作家丛书》，我不由得又一次想起丹纳的名言。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祈盼着“中国的莎士比亚”或“当代曹雪芹”降临，然而是不是也应该、或者说更应该关注我们“民族合唱队”的成长呢？倘若这个“合唱队”早已被“拜金狂潮”冲得七零八落，“歌手”们都以稻粮为谋，甚至混到了以“卖唱”为“天上人间”的境界，那么我们的“莎士比亚”也好，“曹雪芹”也罢，又从何而来？

好在中国总有一些人在努力着，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或者默默无语，不求闻达，执著地帮助“民族合唱队”的成长。譬如就我所知，全国各地从省市到乡镇，关心、扶持文学人才成长的部门和个人并不在少数。就说出书吧，省、直辖市级的作家协会与各级出版社联手，为基层作家出版个人文学专著的事情，也并不罕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呼声日高的今天，中国文联出版社、北京作家协会以

《平谷作家丛书》为总题，扶持平谷作家出版个人专著，无疑是又一次雪中送炭。特别是平谷区文联、平谷作家协会联手平谷写作委员会，经过精心组织和筹划，使这套《平谷作家丛书》第一辑早日问世。这些同志之敬业、之勤勉，着实使我深受感动。其中平谷作家协会主席王雅慧女士，以病弱之躯，抱着对文学的虔诚与执著，在平谷区文联的指导下，在众多平谷作家友人的信任和帮助下，完成了这一丛书的组织和编审出版工作。适值龙年春节将至，北京城里正壅塞着送礼赴宴的车流，我不敢说自己未曾置身其中，但也就在这个时候，电话的另一端是刚刚做完了化疗的王雅慧，她委婉地转达自己的期待，希望我能“稍微抓紧”，以使作者们年前能完成书稿的编审和校对。面对这种请求，我岂能不助一臂之力？又岂能不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感到温暖，拥有了更高的期待？

2008年王雅慧女士策划出版京郊首套《女作家心语丛书》时，我曾为那套丛书作序曰“且听桃花消息”，此后在出席平谷区委宣传部举办的《女作家心语丛书》首发式时，我就说自己预感到平谷的作家队伍将会有一个新阵容、新起点，平谷作家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会有一个新飞跃。令人欣喜的是，这种预感得到了证实，桃花盛开的平谷区，不仅经济腾飞，社会发展，而且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也如桃李灼灼，春意盎然。在这个仅有40万人口的平谷区，至少20-30位作家是我所熟悉的，由于我视野的局限，我未能熟悉的作家就更多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且创作实力雄厚的作家队伍，其创作当然值得关注。这套《丛书》，应可视为

平谷作家近年来创作成果的一次展示，也算是平谷文化景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吧。

浏览了《身边的红玫瑰》、《梔子花开》、《守望夏日》、《王进才乡村作品集》、《青青词话》、《燕山三录集》、《走在烟花三月的季节》、《婆娑女》以及《雨中织梦》这九部作品集，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戏曲，对于基层作家来说，创作水准堪称上乘，难能可贵。其中有些作品非常成熟、老辣和犀利。得知目前这套《平谷作家丛书》仅仅是第一辑，还将有后续作品相继面世，我忍不住由心底里欢呼起来。我曾经“基层”多年，深知基层作家成长的艰辛。一个优秀作家的诞生，并不比其它艺术门类的专家来得轻松。没有一定的艺术功底和敏锐的社会感受力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没有丰厚的阅历积累和潜心创作的定力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没有对中外文化传统的继承借鉴，没有创新开拓的勇气和才华，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当这一切条件都成熟时，你却不能不面对随着商业时代的到来而到来的风刀霜剑，特别是那些刚刚起步的基层业余作家们，作品出版何其难哉。然而他们是可以忽视的吗？且不说每一位大作家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几难回避这样一个“初级阶段”，单看这些基层作家现在的作品，那种生活气息，那种情趣和激情，那些丰满的、生动的人物，或许还正是专业写作者们已然隔膜的呢。因此，为基层的、业余的作家出版作品，是对他们的鼓励，也是对整个文学界的一个挑战，一种启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平谷作家协会不仅为基层作家做了一件大好事，也

是为北京乃至全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做了贡献。

如果全国多几个这样的作协组织，多几套这样的《丛书》，对于广大作家来说，是幸运的啊。

是为序。

2012年1月12日

序

梔子花开的时节，总有一些动人的故事。花开的季节，人们享受美丽；花落的日子，又怎能不感伤？这里就讲述了三个花开花落的美丽故事……

梔子花开，馨香满屋。思绪也随着花香飘飞……慢慢的凝聚成一张张梔子花般娇艳的女人的面容。梔子花开香满衣，滚落在女人洁白的裙子边缘的不是若隐若现的梔子花么？梔子花开香满头，插在女人乌黑的发髻上的不是那洁白的梔子花么？梔子花开，香飘致远，传递的是她的期待么？梔子花落，馨香满地，哀伤的是她的绝望么？

《梔子花开》在漆黑的暗夜，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花香送不远，风夹着雨呼呼地从窗口扑进来，打得窗口的雪白的梔子花落了一地……

《梔子花再开》依然是漆黑的夜，那飞上枝头的馨香是摇落的漫天月光么？那思念的情长是连着月宫嫦娥的哀伤么？那是她心底的月光在飞，还是她眼中的泪光在飞……

梔子花开在不该开放的季节，梔子花开在不该开放的地方。是时空的错，还是人性的恶？是美丽的不幸？还是不幸的凄美？

《城里的月光》中依然有着梔子花般娇艳的女人。于是又一个“梔子花开”的故事铺陈开……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美丽；不同的故事，相同的期盼！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般的变幻，爱把

有情的人分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她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她身旁。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撒满整个夜晚……”

写着《城里的月光》的故事时，还不知道有这样一首歌。偶然的机会听到，却感觉这首歌好像就是为我的故事写的一样。于是写着写着，不知道是故事契合了这首歌，还是这首歌吻合了这个故事。

栀子花美的让人屏住呼吸，在记忆的长河中采撷下一朵，两朵，三朵……收藏一份美丽，而不是占有美丽。善待别人，却不能善待自己……

是感言，也是序。

王精华

2012年1月3日

梔子花开

梔子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村子里梔子家最富有，最好的地是梔子家的，最好的房是梔子家的。梔子的爸爸田德胜去过很远很远的南方，见过世面。回来后还带来一棵村里人谁也没见过的梔子花和一个如梔子花般好看的小脚女人。“田德胜真是有福气，什么都有了，这样的女人别说拥有，就是看上一眼也是福气啊！”村里的男人都在心里暗暗地想。第二年梔子花开的时候，这个女人给田德胜添了一个女儿，这对于已经有了四个儿子的田德胜来说，真是喜出望外。看着香气袭人的梔子花，再看看如梔子花瓣般娇嫩的女儿的小脸，田德胜给女儿起了个“洋气”的小名——梔子。

7

梔子是在蜜罐里泡大的，山村里的孩子大都没念过书，女孩子更是大字不识。早早的孩子们就成群结队地上山挖野菜、打柴，下河摸鱼、捞虾。只有梔子可以跟着哥哥一起随家里的私塾先生读书识字。没有孩子敢和梔子一起玩儿，因为大家自小就知道梔子和她们不一样。梔子妈也每天呆在家里，村里的男人们看见她，回家再也懒得看自己的老婆，村里的媳妇们看见她，都暗地里猜疑她是狐狸精变的，从而恨得牙痒痒。

梔子也感觉自己和别的孩子不一样，虽然没有伴儿，但她每天看看书，跟着母亲绣绣花，也不觉得寂寞。四个哥哥有三个比梔子妈还大，他们把这个小妹妹也当做手心里的宝般捧着，出门回来都争着给这个小妹妹带来吃的、穿的、戴

梔子
花
开

的。不知不觉地，梔子已经十六岁，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爸爸做主把她许配给了一个远房的表哥，小伙子大她四岁，是山外大地方人，知书达理，相貌俊朗。梔子和这个表哥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本来就没有朋友的梔子，也只和来家里的亲戚们一起玩儿过，表哥曾经对着盛开的梔子花发誓，一定要把梔子娶回家，梔子的一颗心也就满满地系在了表哥身上。

可是突然有一天，梔子只感觉大概是天翻过来了。疼爱她的爸爸再也没回来，哥哥们也被押着每天下地去干活，梔子和妈妈也被赶出了大房子，赶到村口的小草房里。第二天，她亲眼看着妈妈被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带走。沿途男人们可以任意地推搡她，女人们可以任意地掐打她。她们纠乱了她乌黑油亮的发髻，撕破她的剪裁得体的长裙（村里的女人从不穿裙子），脏兮兮的大脚踩在她的绣花鞋上。就这样大街小巷地转了半天，天黑了妈妈才回到那个四面透风的小草房。梔子被这一切吓懵了，她除了哭，不知道能干点什么帮助可怜的母亲。第二天早上起来，梔子看见母亲挂在了外面的一棵歪脖子榆树上，她梳洗得干净整齐，昨天被撕破的长裙上绣了一朵白色的梔子花。梔子哭了半天，去找哥哥们，哥哥们没有来，等着爸爸，三天过去了，爸爸也没有一点消息。梔子只好自己把妈妈裹上屋里的半截破席子埋了。

梔子被通知每天也要下地去干活，一天下来，满手满脚的血泡。静静的夜，梔子独自睡在只铺了一些牛皮纸的土炕上。只剩半边的窗口放着她那盆梔子花，月光依旧清亮亮地洒在梔子花上，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了……这时她又想起表哥，她多期望着他早点来搭救她啊！她想起一本小说上的故事，小姐落难的时候，总是有公子去搭救的。可

是表哥却一点消息也没有，原来那些宠她、爱她的人仿佛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般。梦中醒来，她经常分不清是这个世界抛弃了她，还是她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天晚上，风呜呜地顺着破烂的窗口吹进来，梔子瑟缩在黑黑的草窝棚里。队长三叔突然推门进来，“梔子，天冷了，我给你送床被子。”多久没人搭理她了，梔子感激地看着三叔，这个平时板着一张面孔，每天给她派活的三叔，竟然会给她送来一床棉被。梔子一下子哭得稀里哗啦的。三叔拍拍她的肩，把她揽在怀里安慰她，让梔子突然想起了疼爱她的爸爸。正当梔子沉浸在久违的关爱中的时候，突然她感觉到三叔的手竟然从她肩上滑了下去。“三叔，你干什么？”梔子还没有回过神来，竟然被三叔按倒在了那半截土炕上。阴沉沉的天空下起了雨，风夹着雨呼呼地从窗口扑进来，打得窗口的雪白的梔子花落了一地。

第二天梔子没去上工，队长也没找人去叫她。第三天梔子仍然没有上工，队长让她三哥去找她。三哥看见梔子就那么傻傻的坐在那半截土炕上，边上堆着一床被剪烂了的破棉被。

“梔子，怎么不去上工？再不去该挨斗了。”三哥想想被推在台上，戴着高高的纸帽子，头朝地弯腰被打倒的情景，脸上的肉都抽搐。

“梔子，你病了吗？一会儿我让你三嫂给你送碗热汤来”他清楚他家里也没有一两面。

梔子“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三哥……这世道是怎么啦……我们究竟造了什么孽啊？为什么这么多人欺负我们？……”她有太多的苦楚，太多的不明白。可是三哥究竟又能明白多少呢？

三哥拍打着已经哭得不成人形的小妹，“哎……别哭

了，哭也没用，走一步算一步吧！你今天究竟怎么啦？平时不是也上工吗？”

“呜呜……”梔子在一阵悲伤的痛哭中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吓得三哥连捶背，再掐人中。

“梔子，梔子……怎么啦？”终于算是把小妹救了过来。

“三哥，我要告！”

“告？告谁？上哪告啊？”三哥奇怪地问。

“我要告三叔那个畜生！”梔子冷冷的目光，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

“三叔？你是说……队长？”三哥吓得不敢再往下想。“他……他怎么啦？”

“他……他欺负我……。”梔子又哭晕过去了。

10

等到梔子再次幽幽地醒转，发现四个哥哥、三个嫂子竟然都在，他们好像在商量着什么，身边还放着一些吃的。冰冻了很久的心，突然感觉到了一丝丝温暖。毕竟还有这么多的哥哥们疼爱自己，他们会替自己做主的。

看到梔子醒来，嫂子们都来安慰她。这时，门外走进来一个人，梔子尖叫了起来，“他，他……就是他！”

“别，别，别喊，梔子！你要喊得人人都知道吗？”二嫂急忙喝止梔子。

“三叔，您来啦！”大哥、二哥觑着脸迎了上去。

“嗯！”三叔应了声。“我来看看梔子怎么连着两天没上工啊？”说完朝着躺在土炕上的梔子走来。

“你，你这个畜生……”梔子的脸都扭曲得变了形。

“梔子！住嘴！”大哥叱喝着梔子。

梔子又一次晕了过去。

“三叔，您别介意，梔子不懂事，我们会好好劝她的，

一定让她好好在家呆着。她病了，您看可不可以让她过两天再上工？”大哥陪着小心说。

“好吧！我也不与她一般见识。不过让她嘴严实点，再瞎说，小心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三叔不屑地说。

“是是是……一定的，您放心。”

大哥、二哥一起送走了三叔。回来后又争了一阵子，最后决定留下二嫂、三嫂看着梔子。

一连七八天过去了，总有嫂子们陪在身边，梔子不哭不闹，但也没上工。

又过了十几天，梔子被送去了精神病院。梔子疯啦！

后来，听说梔子在精神病院跳了一次楼，从三层窗户跳下去，不过幸好（或者说的不幸）被二楼的阳台接住了，没有大碍。

梔子再回到村里时，大家仿佛都不认识她了，原本水润的红扑扑的小脸苍白得如梔子花瓣，瘦弱的身体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走。原本就不爱言语的梔子，从此仿佛变了哑巴，一句话都没有。不知哪传出的风，每当她走过，背后还是会有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地猜测着她到底疯没疯，为什么好好的疯了？

转眼十年过去了，爸爸再也没有回来，据说在被关期间，不知从哪听到了梔子妈上吊的消息，他就想借着干活的机会逃跑，结果被红卫兵追捕时，失足掉下山崖了，尸首都没人去收。那个曾经和梔子订过婚的表哥早就不知去向，再也没有进过这个村。连最小的四哥也已经三十多岁了，由于地主家庭出身一直也没娶上老婆。梔子也没嫁出去，谁会要一个已经破了身子的地主子女儿？

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开着个手扶拖拉机，一声接着一声高喊着“换面啦……换面啦……”。有人来村里

吆喝着拿麦子换面。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是个拐子，由于经常来，又不知道他是哪村的叫什么，于是大家就习惯的按照他拖着长长尾音的吆喝，戏称他为“换面啦——”。这几年村里日子好过点了，还实行了大包干，个别荒山还允许个人开垦，家家有了些细粮。梔子的四个哥哥是好劳力，自从梔子从精神病院回来，也没有人再逼着她出工，哥嫂们还是挺照顾她的。大嫂也破天荒的把换面地男人叫到家里，叫梔子帮她抬出一袋子麦子换面。“换面啦——”一看见梔子，眼睛就不会挪地方了，竟然还有这么好看的姑娘。“换面啦——”借着换面的机会，四处打听梔子的消息，多多少少也听到一些姑娘的事，知道她由于成分高，所以一直没出嫁。从村里人诡异的笑里，也打听出姑娘曾经疯过，好像还……“换面啦——”不管这些，自从见过梔子后，他是吃不好，睡不着，就害上了相思病。其实如果村里人不那么说梔子，他也许就死心了，就凭他一个拐子，哪有机会惦记这么漂亮的姑娘？可是，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也说不定他能有机会呢！

12

“换面啦——”托了媒人来提亲，一上门就送来了两袋白面。“白面”，还是作作实实的两袋子白面。哥嫂们坐在一起商量，梔子也确实该出嫁了，这么大的姑娘不能一直留在家。再说如果能多要点彩礼，说不定还能给老四讨个老婆呢！于是全家一致通过，把“换面啦——”这个姑爷请到了家中，谈好了彩礼就定下了日子，谁也没征求梔子的意见，“一个疯子，跟她商量也没用”大概大家心里都这么想。

一个梔子花开的春天，梔子出嫁了！山村里嫁女儿自然少不了看热闹的人。新娘一出来，就引起了一片惊呼。古老的乡村，结婚自然是一身红，可梔子偏偏穿了一身白，白衫

白裙，衫边和裙边都绣着一朵朵淡淡的梔子花，尤其特别的是，就在鬓边和挽起的髻上也插着一朵朵雪白的梔子花。老人们惊呼“不吉利，太不吉利啦！难怪她爸她妈死的早，都是被她克死的。”小孩子们倒是拍手笑，感觉那飘飘的白裙，淡淡的梔子花香，俊得像传说中的仙女一样。不久，利用梔子的彩礼，四哥也讨上了老婆。

从此，梔子再没有回来，“换面啦——”也没有再到这个村里来换面。偶尔在人们想要换面的时候，还会想起“换面啦——”，但很少有人想起梔子。也许是梔子出嫁时带走了梔子花，村子里也再没有人见过梔子花开！